

# 汉译英中文化负载词的多维翻译策略研究

宋美雪

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市，300202；

**摘要：**文化负载词承载民族文化内涵，是翻译实践的难点。本文聚焦汉译英，界定文化负载词的概念与分类，从语言、文化、交际、审美维度构建翻译策略框架。以《红楼梦》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与霍克斯译本为语料，分析直译、意译等策略的应用与文化传播效果。研究表明，单一策略难以完整传递文化内涵，译者应作为“文化调停者”，在异化与归化间动态平衡，灵活选用策略，推动中华文化精准传播。

**关键词：**文化负载词；汉译英；翻译策略；多维视角；异化与归化；《红楼梦》英译

**DOI：**10.69979/3029-2735.26.05.095

##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深化，文化负载词的汉译英研究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在全球文化深度交流背景下，文化走出去和国际传播成为国家战略，中译外重要性凸显（任文，赵田园，2023）。文化负载词作为文化基因的载体，其翻译质量直接关系中华文化形象构建的准确性与有效性，是翻译活动中“不可化约的硬核”（刘宓庆，2019）。需要从全球视野充分认识到，跨文化语境下的翻译活动受制于各种因素，不可不应对（不）可译性与跨文化阅读（孙艺风，2012）。汉译英实践中，文化负载词的处理始终在“文化传真”与“读者接受”、“保持自我”与“融入他者”之间权衡，形成复杂的策略选择。本文构建多维翻译策略模型，以《红楼梦》两大经典英译本为核心语料，结合多元文本旁证，阐释策略选择的内在逻辑与综合运用方法，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 1 文化负载词的界定、特征与多维分类

### 1.1. 界定与核心特征

文化负载词亦称文化专有项，指在源语文化中具有明确指代与丰富联想意义，但在目标语文化中缺乏完全对等项或对应项联想意义存在显著差异的词汇、短语及固定表达（Aixelá，1996）。其核心特征为：文化独有性、意义多层性、系统关联性、动态演变性。

### 1.2. 多维分类体系

生态与物质文化负载词源于独特的自然环境与物质创造，如“四合院”“文房四宝”，翻译需兼顾外

在形制与深层文化内涵；社会、礼俗与制度文化负载词根植于社会组织结构、人际关系与典章制度，如“彩礼”“科举”“户口”，翻译时需处理制度差异与语义变迁；观念、宗教与哲学文化负载词关乎世界观、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如“道”“阴阳”“风水”，是翻译中最深层的难点；语言与艺术文化负载词内嵌于独特语言形式或艺术表达，如成语、诗词、歇后语，翻译需兼顾形式、意境与修辞效果。

## 2 汉译英多维翻译策略的理论框架

### 2.1. 语言维度：形式、意义与可读性的三角平衡

直译能保留源语形式与文化意象，适用于跨文化共识较强的表达，如“纸老虎”（paper tiger）；音译可彰显文化独特性，需配套文内、注释或图式补偿，确保读者理解，适用于核心哲学概念（Dao, Yin Yang）、特有物产（Peking duck）等。

### 2.2 文化维度：异化与归化的动态平衡

异化与归化是翻译研究中处理文化差异的两大核心策略。异化以文化输出为导向刻意保留源语文化特色，杨译是典型代表；归化以读者接受为核心消除文化陌生感，霍译常采用此策略，贴合英语读者认知习惯。二者并非二元对立，而是依文本类型、时代背景与词汇重要性动态调整。

### 2.3 交际与功能维度：目的导向的策略适配

依据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翻译是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行为（Nord，2018）。信息型文本重信息精准，多用意译或解释性翻译；呼唤型文本重感染力，可采用创造

性译法；表达型文本重文化美学，异化空间大。译者需调控“文化距离”，适配不同读者的知识结构与期待视野。

#### 2.4 审美与诗学维度：文学性重构

翻译与跨文化阐释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文学和文化的翻译就是一种跨文化阐释的形式，通过这种“跨文化阐释式”的翻译，一些文化含量较高的文学作品才能在另一种语言和文化语境下获得持续的生命或“来世生命”（王宁，2014）。文学翻译需优先保障整体诗学效果，必要时调整局部文化意象。针对特殊艺术形式，需采用创造性仿译或注释说明，在目标语中重构诗学对等，实现意境与文学性的传递。

### 3 《红楼梦》英译对比研究

杨译与霍译的策略差异，本质是翻译目的分野：杨译旨在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本来面貌”，以异化为主；霍译旨在为英语读者“创造一部可读性强的英文小说”，以归化为主（Minford, 2000）。

#### 3.1 物质与制度文化负载词：文化传真与功能对等的博弈

“炕”一词，杨音译“kang”并加注“a heatable brick bed”，是异化加补偿的典范。霍则灵活处理：在写实场景中用“bed”或“brick bed”归化；但在刘姥姥醉卧怡红院等具有强烈文化标志性的场景里，他也会保留“the kang”，因为此时“炕”已成为情节关键元素。

“老太太”“太太”“奶奶”这一复杂称谓体系，杨分别译为“the old lady”、“Her Ladyship”、“Mistress...”。霍译本人名翻译呈现出显著的互文关系与体系化特征（张丹丹；刘泽权，2026），常“Lady+姓氏”来指代多位有地位的女性。

#### 3.2 语言艺术文化负载词：形式牺牲、意义移植与创造性转化

对于“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杨译“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是贴近原句结构的直译。霍高度凝练意译为“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以语言简洁替代形象对称美。“刘姥姥进大观园”杨直译并加注解其比喻义；霍创造性地归化为“Grannie Liu visits the Palace of the Imperial Daughter”，通过提升“大

观园”的规格来强化乡下人进奢华之地的对比效果，是典型的文学性功能对等。

双关语与人名寓意是翻译的“绝境”，也最能体现译者的创造力。如“甄士隐”寓意，杨音译为“Zhen Shi-yin”，同时注解“Homophone for true gacts concealed”。霍则加注为“zhens-another world-play-whoare a sort of mirror-reflection of the jia famliy”。这种采用“译名+注义”的混合策略，虽改变中文姓名形态，却试图在英语中直接实现“名如其人”的文学功能。

在系统处理诗词与核心意象时，最突出的策略分歧集中在“红”色意象群。杨坚持系统性异化，坚守原著色彩象征，“怡红院”为“Happy Red Court”，“悼红轩”为“Nostalgia Studio”。霍则进行颠覆性系统性归化重构：书名弃“红”取“石”，译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怡红院”改译为“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以“绿”代“红”，因绿色在英语中常关联愉悦与青春。他还将“红”的诸多积极情感含义，转移到“绿”与“金”上，如“怡红公子”译为“Green Boy”。这种整体性重构，是基于他对英语读者色彩心理的深刻把握，是以目标文化诗学为归依的大胆选择，其得失至今仍是学界热议的焦点（冯庆华，2018）。

#### 3.3 观念文化负载词：哲学概念的艰难跋涉

对于“道”、“缘”等哲学概念，两译本都面临巨大挑战。杨多采用首字母大写，依靠上下文和重复出现来积累意义，如“the Way”、“predestined affinity”。霍则使用更贴近基督教文化或日常哲学的词汇，如“Providence”（天意）、“chance”（缘分）。这两种处理，反映出将中国哲学概念植入英语概念体系的不同路径。

### 4 当代语境下的拓展与启示

新世纪以来，我国翻译事业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翻译研究在不断的创新与拓展中逐步得以深化（刘云虹；许钧，2022）。文化负载词翻译已拓展至多元场景。比如政治话语中，“人类命运共同体”译为“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影视与新媒体更强调接受度与传播率，如“躺平”从“lie flat”到“quiet quitting”，再到解释性翻译“rejecting societal pressures to overwork”用功能对等快速适配海外语境。

### 5 结论

中译外是“向世界说明中国，实现中国文化与世界

文化的汇通和融合,完成中国化‘走出去’时代重大使命的途径之一”(黄友义,2008)。文化负载词翻译,应依具体情境选择最优方案,且其理想译介并非追求信息简单对等,而是通过译者的创造性调停及翻译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充当一种协调者 (mediator) 和翻译者的角色 (王宁,2013),实现“文化嫁接”——使异域文化能在目标语境中被理解、欣赏乃至生根发芽,这也正是跨文化翻译的根本使命。

### 参考文献

- [1]冯庆华.(2018).《红译艺坛——〈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2]黄友义.发展翻译事业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繁荣[J].中国翻译,2008,29(04):6-9+94.
- [3]刘宓庆.(2019).《新编当代翻译理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4]刘云虹,许钧.新时期翻译批评的走向、特征与未来发展[J].中国翻译,2022,43(02):5-13+191.
- [5]任文,赵田园.新时代中译外译者能力模型构建实证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23,55(06):912-924+961.DOI:10.19923/j.cnki.fltr.2023.06.012.
- [6]孙艺风.翻译与跨文化交际策略[J].中国翻译,2012,33(01):16-23+122.
- [7]王宁.翻译与跨文化阐释[J].中国翻译,2014,35(02):5-13+127.
- [8]王宁.翻译与文化的重新定位[J].中国翻译,2013,34(02):5-11+127.
- [9]许钧.(2022).新时期翻译研究几个核心议题的思考.《外语教学与研究》,54(1),132-141.
- [10]张丹丹,刘泽权.霍克思《红楼梦》人名英译体系化过程与创新[J].外语教学,2026,47(01):90-96.DOI:10.16362/j.cnki.cn61-1023/h.2026.01.012.
- [11]Aixelá, J. F. (1996). Culture-specific Items in Translation. In R. Álvarez & M. C. África Vidal (Eds.),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pp. 52-78). *Multilingual Matters*.
- [12]Baker, M., & Saldanha, G. (Eds.). (2019).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3rd ed.). Routledge.
- [13]Bassnett, S., & Lefevere, A. (Eds.). (1990).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Pinter Publishers.
- [14]Hawkes, D. (Trans.). (1973). *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 1). Penguin Books.
- [15]Minford, J. (2000). *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 5). Penguin Books.
- [16]Newmark, P. (1988).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Prentice Hall.
- [17]Nida, E. A. (196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E. J. Brill.
- [18]Nord, C. (2018).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2nd ed.). Routledge.
- [19]Venuti, L. (1995).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Routledge.
- [20]Yang, X., & Yang, G. (Trans.). (1978).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Vol. 1). Foreign Languages Press.